

错河著

对岸

客家路途近
人间烟火深
且喜口角戏文

错河诗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对岸

错河诗选

客来路途如
人间烟火深
且看日月照残文

错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岸：错河诗选/错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301-25723-4

I. ①对… II. ①错…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233号

- | | |
|-------|-------------------------------------|
| 书 名 | 对岸——错河诗选 |
| 著作责任者 | 错 河 著 |
| 责任编辑 | 邹艳霞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5723-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yl@pup.pku.edu.cn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857 |
| 印刷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销者 | 新华书店 |
| |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0印张 208千字 |
|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2次印刷 |
| 定 价 | 3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一

别才错河

吴志攀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我还是习惯叫他晓东，因为在校时，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称呼他。在填那些烦琐的学籍表时，他自己也写的是“王晓东”。2014年一次同学聚会，陈炜恒同学带来一本名叫《对岸》的诗集给我看，并对我说，这是他们班诗人的作品，希望我读完写个序，他们将要出版。

这本诗集，作者叫“错河”，篇目繁多，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我开始读，恍然大悟。原来诗人错河就是王晓东啊。我才知道，因他家附近有一条小河，这河的流向不同于大多数河的流向，晓东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叫“错河”，也作为他写诗的笔名。

此后，炜恒、晓东和我建了一个群，讨论诗的问题。晓东发帖最勤，炜恒和我都不每天发，但我每天都会看。2015年1月的一天，炜恒与晓东回学校看我。这是我在晓东毕业后第一次见到他。他说话的声音很壮，语气也很足，眼睛很透亮，整个人都充满激情。我见过的诗人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沉默寡言的诗人，有留长头发的诗人，也有像晓东这样，职业律师装束。一谈到诗，他说话的声音立刻变大，手势活动也活跃起来，并且说：“我谈到诗的时

候，说话比较直，用词比较狠，您千万别在意。”

诗本来是小众读物，但在近几年借助微信传播，快变成大众宠儿了。微信圈有专门传唐诗宋词的，也有传工人和农民的新诗的，还有传外国名诗的，儿童诗也被家长们传得很广泛。也许因为诗短小精炼，适合在微信转发的缘故吧？还有好心人，建立了“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配乐诗朗诵，水平之高，听不出是业余朗诵者为之。更有多才多艺者将诗词配画、配乐，真是图文并茂、音色并收。我感到如果晓东的诗传上微信，也一定能火。因为他的诗风，还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过。晓东的诗有戏词的韵味，也有古诗的质朴。他诗中用的每个字词，都不俗，也不易，而是用心挑选过的，能衬托出他刚直的性格。

晓东对我说，他不经常读他人的诗。为什么呢？他解释：“我可能对语言文字过于敏感，我读别人的作品，容易进入别人诗词的韵律，很长时间不能自拔。我再写诗时，韵律依然是别人的，找不到我自己。”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

读到《对岸》的跋文，我明白了晓东的本意：“辛亥革命已经百年，古文体系自‘五四’运动为白话文所替代，将近百年以来，这种新的书面语言体系尚是一片荒芜。

“无可否认，对西方技术和经济的追赶，白话文以准确的逻辑语法体系为交流、翻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这一百年来，除了疯狂地开发这种语言的工具性，压榨着这种语言带来的种种利益，我们为这种语言还做了什么呢？

“.....

“但是这一百年，白话文艺术体系的建立这个问题，甚至很少有人去思考。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乱后，中国的语言被‘文革’工具化到了极端的地步，艺术凋零，随后开始了一个所谓的文学黄金时期，也不过是急于发泄几十年的文化伤痕。此后全国人民向钱看，我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考虑我们的白话文要苍白地经历数百年的空白期问题。”

晓东不但在写诗，还在探索白话文的语言艺术。他在《孤舟诗渡》中这样写道：“天地静若弦，需以心神抚。五音不入目，何必翻问圣贤书。”

网络传播诗词虽然火，但诗依然是诗。晓东说得更加直白：“诗歌在这个时代换不来大富大贵，甚至没有听说过谁能单纯地以诗歌养家糊口。但是，哪个朝代也没有让诗人绝迹过。作为最强烈和真切的表达方式，诗歌甚至不局限在艺术的范围本身，它是人们的一种原始而高尚的自然渴求。”

诗不是小说，所以难以“触电”，即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诗也不是音乐或歌词，难以出唱片或开演唱会。诗更不是字画，难以拍卖，更难以造假，还难以坑蒙拐骗。所以，诗远离市场。虽然旧体诗已开始与电视结合，做成综艺节目，如河北电视台的《中华好诗词》栏目，汇集各地高手进行唐诗宋词背诵大比拼，但新诗依然清苦而孤独地存在。为什么呢？读晓东的诗，就能找到答案：诗都是走心的，或因为爱情，或因为悲愤，或因处逆境，或要死要活，才会出好诗。

晓东的第一首诗，已有爱的萌动。《寒窗》：“背日寒窗前，两花并青肩。叶落千层土，我绿何曾淹。”这是在1989年，晓东15岁上初中时的作品。他的同桌指着教室窗口摆的两盆绿色植物，要他赋诗。晓东见景生情，马上就吟出来。他这方面的才华，深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他本人从此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

“诗有别才”，这句话用到晓东身上，再合适不过。北大法律系（1998年改为法学院）出过不少书法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编剧及导演等，晓东虽然喜欢哲学和诗歌，但他当年来法律系还是来对了。因为，他后来听说，哲学系和中文系的许多同学，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相反，在法学院喜欢文学和诗歌的却大有人在。时至今日，就我知道的法学院的诗人就有海子、朱苏力、齐海滨、错河。我的同事和学生笑话我知道得太少了，法学院里的诗人还多着呢！

1997年7月晓东本科毕业，在即将离开的38楼329宿舍的墙壁上，题了一首题为《席别》的诗，大概是他刚与同学吃完散伙饭，喝惜别酒。他这几笔墨迹害得后勤职工费力粉刷，用了很多大白，但是，这却是一首令人击掌叫绝的好诗，那一年他才23岁：

喧嚣昨夜无力
乘梦始归南山
不见灯火红袖
又怜人远酒残

天河长落清月
吟风再醉人间
黄鹿去
甲子六十年

读这首诗，看似宋词，又不是宋词，听似戏词，也不是戏词。是新诗吗？但又含有旧体诗的韵味。我说不好这是什么风格，也许这就是“错河体”的语言风格和音韵特色吧？我把文学艺术创作比喻成“干活”。我评价干活好的标准有四点：一是，干活超过二十年以上；二是，每天干活，如同工人上班、农民下地一样；三是，看干出来的活的讲究；四是，干活不飘不要滑，不欺世或糊弄人。晓东虽然是律师，但他符合我的标准，所以，他可以被我认为“诗家”。晓东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写作，而且，到现在依然用心在写诗，我评价他是：诗比人老，道比身高。

序二

非抒情时代的抒情诗人

程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晓东是个天才。我从刚认识他的第一天起，这一点就确定无疑。每个跟他接触过的人，无论是朋友圈中的还是聊天室里的、生意场上的，第一印象大概都是：这是个天才。他的天才不是某种技能突出，而是一种超常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想象力。这使得他几乎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轻而易举，直击要害，充满想象力。

我们结识源于大一结束时的军训。中文系和法律系被安排在一个昏暗的大屋子里。经过了北大一年的自由生活，军训的压抑和单调让人难耐。实际上，大学生活与想象也有不小落差。比如，进了中文系才发现，绝大部分同学不喜欢文学，只是考不上其他热门系而被调剂过来。法律当然是热门，可冲着做律师来读的人同样无趣。这当然使那些对精神生活有要求的人格外感觉无聊。这其中就包括晓东文章中常出现的另一位主人公——王帆，一位修养很好的北京公子，时常颓废，偶尔奋进，骨子里有种热情，又玩世不恭。他的热情主要体现在发现、结交一些有质量的朋友，再把他们拉到一起。我是先认识了王帆，然后马上被他拉着介绍给了晓东。瘦高、白净的王帆和矮

小、敦实的晓东形影不离，有点儿堂吉诃德与桑丘。但很快就发现，来自平谷的晓东，憨厚、朴实固然有桑丘的身影，可思想异常活跃，充满活力，他的爽快与热情总能吸引、感染身边的人。

北京的孩子们本来就有一种自来熟式的亲近，加上有共同的兴趣——诗歌加哲学，等到军训结束时，王帆、晓东、我，还有我们系的另一位“文学青年”王卓异，已俨然是朋友了。军训结束后，王卓异干脆搬到了法律系宿舍，因为实在难耐中文系无趣的室友；同时还换了专业，从文学转到语言学，原因是嫌文学的专业课太空疏。我们这时都迷上了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语言学。

20世纪80年代那样火热的文学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能承载的宽广而厚重的东西已越来越窄化（稀释），文学与现实的张力也日渐衰微。大一时，刘震云作为系友来作报告，讲文学就是“亲亲八宝粥”，引得当时的我按捺不住，当场激辩了一番。不单是文学，整个80年代思潮在1989年以后，于沉痛的反思中被扣上“空疏”的帽子，救弊的途径是“学术”。于是，“国学月”登场，一干健在的“国学大师”被捧了出来。最大的学生社团不再是中文系的“五四文学社”，而是社会学系的“学海社”。文学的阵地还在，但已缩小为一个精英诗歌圈子。一批“传承有序”的“圣徒”诗人，以三位诗歌烈士海子、骆一禾、戈麦为先驱，研读各种现代派诗歌，兼读西方哲学，与各地的地下诗歌团体和圆明园流浪艺术家保持密切联系。我们不属于这个圈子。

晓东的兴趣显然不能被法律系的枯燥课程所限制，

他听哲学系的课，与教授讨论西方古典哲学，迷恋尼采。他大谈希腊哲学之际，我常惊异于他的思维方式是那么贴近古代哲人，他不试图研究希腊哲学，却似乎天生能像希腊哲学家一样思考和感受。他对现代思想同样很“通”。他捡起王卓异扔在桌上的一本介绍索绪尔的小册子读了一晚，从此再和他说话则“能指”“所指”“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不离口。王卓异一方面气急败坏，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有很多运用颇具灵感。不过，最后害了他的还是诗歌。我拿了一本当时诗歌圈子里的“圣经”——《海子、骆一禾诗选》给他。过了不久，他从位于三层的宿舍跳了下来，一路跑向他臆想中的北大“北门”，最终被送进了医院。

这次“掉楼”当然不是对诗歌烈士们的模仿，其背后有着许多情感因素，我之后才慢慢有所了解。更详细的过程被他多年后写在了长篇小说《北门》中。但在当时，这很像“诗人”的举动。疯狂，甚至自杀，似乎是诗人身上的基因，而这本身是被视为崇高的，仿佛是精神压抑时代追求精神高度者的一种自我献祭。至于晓东到底怎么理解海子的诗，我没有详细问过他，只是隐约感觉海子的抒情诗、史诗中有一种沟通现代情感与古典情感、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自然而绝望的努力，这于晓东而言也许有特别的吸引。只是，这种沟通在海子那里尚有他尊崇的荷尔德林作为中介，而在晓东这里连这样的中介也没有。他今天的一手写古诗诗、一手写白话诗未必不是缺乏中介的后果。

等到我和王帆去回龙观医院里探视晓东时，同行者中多了一位诗人。他就是北大诗歌圈子在我们这一级的传承

人，吴浩。他无疑是诗歌精英中出色的一员，有才华、刻苦、有趣，既充满戏谑式的狡黠、冷峻，又有柔软、亲和的一面。事实上，这一批诗歌精英与周边环境已不是剑拔弩张的关系，他们毫无精英姿态或道学气，只在诗艺的打造上贯注他们的认真、超拔，而在生活中则很能混入军训在一代北大学生中造就的气氛：不羁与不正经。这种不羁与不正经，融合着市井气与故意低姿态的世界观，统统被他们转化进自己的诗歌，使得以往文雅、抒情，带些苦行僧味道的诗歌被一种泼辣而活色生香的写作取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反讽、戏拟、隐喻、叙述性在这样一种写作中得以充分地运用、发挥。不过，刚进入诗歌圈的前两年，自杀的阴影仍缠绕着大家，据说有一段时间诗社专门派人盯着吴浩，防止他走火入魔。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听到晓东的情况后自告奋勇跟着我们去探望。见到晓东的第一面，他就开玩笑：“听说你在里面布道呢。”这位陌生的朋友和他打趣的话给晓东带去了及时的安慰。

到了大三时，晓东、吴浩、卓异和我已经变成了常在一起聊天的朋友——王帆这时好像不怎么来学校了。我们都有一些理论兴趣，所以通常谈得很抽象。晓东很长于此道，但他的抽象展开方式却又穿插着灵动的想象，他不会按部就班地在一个理论体系里讨论，他对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有随时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能力。现在回想那些在楼道里、路沿上、湖边石头上展开的没有尽头、不知所终的讨论，有一种一去不返的纯粹。聊得多了，不知是谁起意，大家来办个杂志。志同道合者自己凑钱办地下刊物，这在当时还是很流行的事。吴浩当然精于此道，他已经

是几家地下诗刊的编者、作者。卓异一直在偷偷写诗，正是该拿出成果的时候了，他还贡献了刊物的名字——《园艺》，化用自“园艺”，有点儿“自己的园地”的味道。晓东写了一篇很配合这个刊名的文章《写于农闲》。开头是这样的：

曾经坚强，或因那时血的流畅，这红色用来涂没我的利刃，并对自己说：我应当是无畏的，终于如料想的那样，没有了恐惧，却也丢失了许多希望。虽然沉默了，我依然坚强，舐着身上凌乱的伤痕，在又一个同样寒冷的冬季，不再为这孤独，不再为这沉寂，窃喜、吟唱。

我大约也试图阻止心脏强烈地跳动，宁息血脉喧嚣地流淌，倾听，或许遥远的等待：那一天，历史会与我做一次真诚的约定。

但只在那个时节中，听到他如此孤傲并无奈地说：“可怜的人，只为你们打碎所有，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忘却了我吧，以及我同样厌恶的方向……”他于是迟疑而去。

我思量着他模糊的表情，并开始与狮子为伍，不再每日追逐将落的阳光，划定良久的空旷。

文字感觉中带着浓厚的尼采味，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遗失的段落。多年后，晓东在《生于1974》中为这次写作赋予了起始性的意义：“我用文字重新整合了自己，用文字把自己从沼泽中打捞了上来。而留下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为白话文语言构建新的价值，懵懵懂懂地成为了我新的、我发自心灵的、也是现实的、觉得我自己可

以触摸得到的一种理想。”

不过，这一理想真正付诸实施要待多年之后了。刚刚毕业的那几年，晓东投入了火热的工作和生活。就像他自己讲的：“我对阴郁和木讷是深恶痛绝的……我总想写出开阔、厚重，但又不失轻灵、水润的感觉来。那时候我把这些归结于生活。只有过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华丽生活场面，也许才能让你的文字挥洒自如，你才能心无旁骛地写出醇厚的美感来。”而银行的工作足以给他创造过上华丽生活的条件。事实上，晓东从来不是一个沉溺于私人世界的空想者，他敢想敢干，执行力强，风风火火，银行那点儿业务对他而言不过小菜一碟。火箭般的上升速度让他的事业看上去一片光明。问题在于，他的超前思维和急脾气无法与老国企的抱残守缺合拍。于是，辞职、再创业，他像个时代的弄潮儿那样折腾，而9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连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确实造成了一波波浪潮。生活已经变得比小说更激动人心。

校园里的生活倒是平淡、规整下来了，或者不如说是我们都自觉、不自觉步入了既成轨道。吴浩不再写诗，去人大读了基督教哲学的研究生，毕业后随高级白领的女朋友定居上海，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卓异耐着性子读完语言学硕士，又迷上了电影研究，远赴美国开始新的学习。我自己则一路按部就班读到了博士。只有王帆过着和晓东一样红尘滚滚的生活，不过他好像宁愿窝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过自在日子而不愿隔三差五地创业、跳槽。他们恢复了大学时经常腻在一起的日子。也只有王帆自始至终对晓

东纠结而跌宕的情感经历有近距离观察和介入。

事实上，晓东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他各阶段、各形态情感历程的产物与见证。晓东是很重感情的，感情是他生命的原点与支撑。这不单指男女间的感情，也包括朋友间的情义，甚至对自然的感情，对历史、对世界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原始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层次、内容。它可以细腻、清丽、柔媚，也可以喷薄、热烈、浓郁，乃至雄伟、开阔、庄重。读晓东的诗，时常被他随物赋形的多变风格吸引。写古体可以浑然天成，单纯而直接，仿佛两汉的古诗；歌行又能华丽、婉转。古文可以端庄、雄辩，现代诗又意象尖锐，充满张力。而这一切似乎都信手拈来，没有苦吟、做作的痕迹。我时而怀疑他总共读过多少诗文，但他运用起每一种文体来却都像一个行家里手。如果只把这些归结为天才就太单薄了。我个人的感觉，这首先源于晓东天生对本源性的东西有一种亲近和把握。那些对许多人来说难以把握的烦琐技能，对他而言可以轻易穿透，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些衍生物。诗歌技巧如同法律条文和金融法则一样可以创造性地为我所用。但他同时对词语、表达又有着小心翼翼的尊敬。那些词语都是他行囊中的衣物和干粮，他得时刻保持与它们的距离，以便让这些东西穿着在他的作品上，或者在饥饿的时候用来充饥。于是一切都在诗人的作品中可能成为魔法的道具。

对诗歌的亲近还有着一层不可替代的意义，它是诸种情感形式的变幻、呈现。诗人应该是最懂得情感形式、最懂得感受和创造这种形式的人。尽管现代诗歌常有驱逐情感的倾向，但驱赶情感也是一种对应于现实的情感形式。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一个无情与滥情的时代，情感不是被压抑、阉割，就是被技术性地调动——在工具理性时代，“爱欲”变得稀缺而扭曲。晓东生在这样的时代不断遭遇痛苦与挫折几乎是注定的。但他绝不会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精神泥沼。虽然有时不免疲倦、颓唐，可他总能找到新的方向与实践方式，重新变得雄心勃勃。

晓东这两年越来越专注于诗歌，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他的创作愈发成熟。即兴式的写作之外，一种更富内在张力的写法逐渐浮现出来。他曾自述：“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把厚重、开阔、华丽和轻灵、细润、简洁浇融在一起，有了我自己无法替代的诗歌风格。”但在这种“驾轻就熟”之外，他近年的诗歌似乎又多了一重深沉、冷峻。一些警策的、格言式的句子不断在诗中出现：

打开历史的重重包裹
跳出不断沸腾的生活

——《流浪者》

每一天都在奢侈地选择
但时间已经破碎
我们没有这件最重要的行李

——《迷》

已不单是自我抒发式的，他开始不断用有距离的眼光打量自己，也打量现实和时代，进而思考历史，把握个

体、群体在历史中的命运：

把清醒放到醉态里
通红地焚烧
然后在梦的铁砧上
锤击和锻敲
再适时地放入现实的冷水
一个疯子
就可以准确地打造

——《疯子》

今天的彩票
让奉献变得
从未如此激动人心
命运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下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它满面如春
一个中奖的观众
头一次活生生地
被邀请上了舞台
说出了几千年来
不曾给过的振奋
而他经过我们座位时的颤抖
让所有人相信
我们就是一念之间
可以拯救自己的众神

——《彩民》